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混合战争理论缘何而生

■许三飞

阅读提示

- 国际冲突的复杂性、多维性和不确定性急剧增加,新型战争理论不断涌现。其中,混合战争理论在外军关注度最高、影响面广。
●混合战争理论更强调运用外交战、经济战、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等行动,是对复杂多变的战略安全环境的直接回应。
●混合战争的间接性、长期性和非正面对抗性,使得其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危险性,需要高度重视、综合应对。

战争理论的时代演进

战争从来就是一个多元合一的过程,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古往今来的每场战争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混合了多种战争要素和特质。进入21世纪以来,军事与政治、经济等的联动性、依赖性进一步加深,战争的综合性、整体性大大增强,这意味着当今时代战争的内涵和外延正在超越和突破传统战争的概念范畴。2007年,美国军事学界为适应作战任务和战争形态的发展需要抛出混合战争理论,提出未来战争将与非战的界限将更加模糊,作战样式将更趋融合,将混合战争理论作为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指导。俄罗斯军事学界肯定了混合战争理论的合理性,认为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确定战争状态愈加困难,重心越来越向综合使用政治、经济、信息及其他非军事措施方向转移;实施混合战争所使用的间接与非对称方法能够在不占领对方领土的情况下剥夺其实际控制权。

混合战争理论的出现,表明了新型战争理论固然仍将沿着战争本质规定的轨道前进,但同时也赋予了战争边界更加模糊、战争行动更加融合等新的内涵和时代特质。

世界形势的客观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为联系日益紧密的整体,国家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战略层面上的相关性和整体性日益增强,战争的关联因素显著增多、复杂性不断增强,经济、政治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和制约愈发突出。人们所熟知的刀光剑影的传统战争,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的制约,但对混合战争这种隐秘的、新出现的战争形态的制约则较弱。

混合战争理论的出现,表明了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各国之间联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单纯使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战争战略目的的现实困境。同时,混合战争的间接性、长期性和非正面对抗性,使得它很难被认为是

国家行为,这就为核威慑平衡与经济相互依赖下的大国间进行“战争”开拓了路径,大国间发生混合战争被认为是可能而且可行的。

安全态势的影响制约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与冷战时期大国竞争与对抗主导国际安全态势走向不同,在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各大战略力量加紧分化组合,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国际战略竞争加剧,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国际安全风险和变数增大,容易造成各种摩擦冲突甚至战略意外,国际安全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复杂性。对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成为提出新战争理论的基本前提。一个国家在安全上所面临的威胁,有时是明确的,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现实的,有时是潜在的……如美国认为面临传统性、非常规、灾难性和破坏性威胁等四类安全威胁,潜在敌人复杂化、冲突诱因多样化、安全威胁多元化,认为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大国间爆发局部冲突或“高端战争”的可能性上升,正面临一个复杂和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一种融合了先进技术与低端武器、正规战与游击战、恐怖袭击与犯罪活动及网络宣传与心理进攻为一体的新的安全挑战正成为现实。

混合战争理论的出现,表明了一些国家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新评估,更强调运用外交战、经济战、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等行动,集中体现为信息、资源和智力的对抗,是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战略安全环境的直接回应。

战争成本的风险控制

当今时代,世界大国之间的博弈较量,因其手中都握有足以毁灭对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单纯运用军事手段战胜对手已经很难想象。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背景下,世界大国之间爆发

大规模全面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常规武装力量大规模使用也受到限制。全球化加剧推动冲突延伸至非传统安全领域,高科技发展推动斗争方式向跨领域、多手段拓展,国际法制约促使混合战争模式成为重要选项。在这一背景下,国家之间已难以用传统的大规模战争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与之相适应,其他破坏力和附带毁伤较小的方式,如贸易禁限、政治施压、经济制裁、网络攻击、舆论引导与心理震慑等更受青睐,将对抗领域由传统的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拓展至社会心理层面,实现了“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者的融合。

混合战争理论的出现,表明了更多国家趋向不再单纯依靠武力的传统作战方式,而是选择了以军事力量为支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的混合战争方式。这种战争方式因注重非对称和非暴力手段的使用能够降低战争的成本,使得战争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

战略博弈的利益驱动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因素越来越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考量,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成为各国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运筹的重要原则。有的世界大国从其战略利益需要出发,主动选择与其利益攸关的某一国家或地区作为战略支点,通过在此设局布势、升级冲突,达到打击和消耗战略对手的目的,并以此撬动战略全局向预期方向发展。突出特点是战争的设计性、规模的有限性、战场的选择性,谋求以点状或局部区域性军事行动上多样化非军事手段达成全局性、战略性目的。如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全球霸权地位,平时就不遗余力地使用“非正规战争”手段,在多个领域对潜在对手进行打压。美国认为,“对手国家及其代理人越来越多地寻求通过使用‘非正规战争’来取胜”,未来美军应把强化针对大国对抗的“非正规战争”能力作为主要方向,建立生成“非正规战争”核心能力的体制机制。

混合战争理论的出现,表明了战争行为的战与非战、敌与非敌更加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以“组合拳”方式达成战争的政

治和战略目的,就成为大国博弈时首当其冲的选项。

全球连接的便利条件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信息、技术的跨界流动更加频繁,连结一国民众的不仅仅有族群、血缘、文化等传统因素,还有信息、舆情、价值观念等新型元素。这使得传统国家对民众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控制效能大为减弱,普通民众的价值理念日趋多元,社会不再表现为一个统一完整的文化价值板块,这构成了混合战争的心理条件。全球化深入发展,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的能力都在同步增长,技术和资金的易得性导致国家对各种资源的垄断能力大幅降低,非国家行为体有机会掌握从前只有国家才拥有的部分能力,这构成混合战争的可资操纵利用的内部资源。全球互联网的开放性、隐匿性导致利用网络进行渗透宣传,策划各种施压活动可以达到比军事强制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成果,国家之间的干涉甚至颠覆也可以绕过各种有形障碍以更隐蔽更有效的方式进行。

混合战争理论的出现,表明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连接为混合战争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基础条件,也说明了混合战争理论认同争取人心而非攻城略地才是赢得胜利的关键。

战争实践的直接推动

21世纪初几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展示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种手段与有限的军事行动相配合的混合战争图景。应该说,美国军事学界之所以提出混合战争概念,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反思。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虽然赢得了战场,却输掉了战争。而同期美国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舆论、军事、情报等手段,煽动目标国家的社会不满,利用代理人进行政治颠覆,只运用少量常规军事力量,却实现有关国家政权更迭。可以说,美国提出混合战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一贯推崇的“技术制胜”“军事制胜”的修正和反思。俄罗斯则从美西方推行的“颜色革命”和利比亚战争的研究中找到了混合战争的灵感,认为混合战争更多是强者对弱者使用的战争形态,属于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的性质。

实践证明,混合战争不仅是强者对弱者的非对称性策略,也可成为强者战略博弈的重要方式,这意味着战争正在超越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既有模式。

群策集

●毛泽东曾指出,“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未来联合作战,作战进程明显加快,首战即决战的特征更加鲜明,联合作战指挥官必须更加注重首战开局,以良好开局奠定整个战役胜利之基。

首战是整个作战的序幕,对推动作战进程、夺取战争胜利起着关键作用。现代战争,随着打击力量不断充实、打击手段不断丰富、打击精度不断提高,实现作战效能即时聚合、精确释放成为可能,首战于敌体系瞬时杀伤成为可能,首战即决战的特征更加鲜明。联合作战指挥官应精心筹划、精细准备,注重以初战谋求主动,以良好开局奠定整个战役甚至战争胜利之基。

精细确定首战目标。随着武器装备性能不断提升,打击速度、精度、烈度超过以往,战争消耗巨大,消耗战、歼灭战已难以满足现代战争所需,取而代之的是将战争消耗降至最低的速决战、控制战。为此,首战目标的确定应基于效果展开,从获取最大作战利益、对敌造成最大伤害、消除己方不利因素等方面考虑,围绕如何快速破敌体系、快速精打控局、快速攻心夺志、快速结束作战,在敌我作战体系对比中找出敌对我的优势能力,进而分析敌形成优势能力的决定条件,研判敌形成决定条件的指挥系统易毁点、作战布势脆弱点、力量部署盲点、综合保障瓶颈点,予以体系破击、点点击面,弱处开刀、予敌痛击。

精确选定首战力量。现代作战是大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战,尤其是首战对力量选用更要优中选优,力保一锤定音、一击溃敌。精选信息作战力量,信息化战场电磁空间成为全新“制高点”,围绕夺取电磁权,着眼融入体系,优选网电侦察力量,广域分布部署、依网一体侦察;着眼“非对称”精确破敌,重选网电攻防力量,聚优制敌、攻防一体。精选火力打击力量,结合首战目标属性、状态、构成,自主建模,利用线性解析,分析最优火力打击兵力配比,实现效能最大化。精选兵力控制力量,围绕控制目标区域数量、面积、类别,结合战斗力指数、兵力方程等模型,科学解算控制力量,实现精准打击。精选作战力量,构建信火特一体力量体系。

精实规划首战行动。首战行动是首战取胜的关键,在确定首战目标、首战力量后,指挥官应结合手中力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划首战行动,确保指挥高效、行动稳妥。当首战目标有限、行动规模较小时,可采取目标分析法进行规划,围绕主打、主控目标为核心,对不同目标区分优先级,而后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自主推算信息、火力、兵力投入时机、程度;当首战目标较多,行动规划较大时,可采取关键行动规划法,按照“关键行动—关键能力—投入兵力”的闭合回路,依托兵棋系统、模拟仿真等手段,区分作战阶段,逐阶段进行推演、复盘,不断优化行动流程、方法,确保首战打赢。

精心选择首战时机。现代战争,必须在出乎敌人意料的时间对其目标进行打击,方能快速实现首战目的。

打好“决战型”首战

高凯

●首战可能即是决战

比如,第四次中东战争,俄格之战首战时间分别选在以色列赎罪日、奥运开幕式时。当敌作战体系尚不完善或出现空隙时,应在敌尚未反应之时,迅速集中作战力量,动中布势、动中打击,如孟良崮战役,粟裕抓住张灵甫孤军冒进的短暂有利战机,果断发起战役,全歼敌“五大王牌之首”。指挥官应善于从国内外形势、战局变化中发现趋势、找准时机,果断用兵,向“时间”要效益。

精准做好首战调控。首战是作战开端,调控首战是调控整个战局的关键,应通过综合态势分析,多手段控制首战,确保首战规模、强度在可控范围之内,以最短时间实现首长决心意图。应以首战的主要方向和关键行动为重点,根据作战实施程度,通过加快或放慢行动速度、加大或降低作战强度,控制作战节奏,进而调控作战进程;应围绕首长决心意图,将首战目标分解成各时节作战行动、作战力量打击效果,建立时间效果坐标系,通过不断地对比修正,调控作战效果;应打破保障力量既有建制,重点调控战役各军种保障力量、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保障力量,突出体系发力,确保在最短时间达成最优作战效果,以良好开局为下个作战行动奠定胜利基础。

抓好作战方案评估

■许世勇 洪泽平

挑灯看剑

作战方案评估报告是作战方案评估的重要内容,通常在对作战方案进行系统推演评估或人工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拟制。由于作战方案评估报告将直接为指挥官定下作战决心提供决策依据,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评估的科学性。立起客观准确的标尺。作战方案评估报告的客观准确性,是作战方案评估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必须实事求是。在评估报告时,要坚持尊重原始数据,充分利用原始数据,所有评估结论都必须从原始数据出发,绝不允许擅自夸大或缩小原始数据。在分析推演数据时,要遵循取样数据的客观性和随机性,可利用统计图、曲线图等方法进行形象化分析,找出评估数据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评估结论要根据评估指标的权重并最终生成,做到结论客观、准确和清晰。

突出重点评估的内容。无论是运用系统评估还是人工对作战方案进行评估,都会产生大量的过程数据。如果逐条逐项数据进行分析,将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容易造成评估报告冗长,使人难以快速捕捉有用的信息。在拟制评估报告时,应当重点围绕不同作战方案的差异之处,进行针对性重点

拟制,可采取分项重点拟制,也可进行综合重点拟制。根据需要还应当采集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数据变化规律的关键数据,如作战持续时间、战斗力损耗等,以提高数据的说理性和利用率。采取并行高效的方法。对作战方案进行评估后,应当及时拟制作战方案评估报告。作战方案评估报告涉及红蓝军两个部分,在拟制报告前,应当对拟制报告人员进行合理分工,分展展开拟制。为了提高拟制报告的效率,应当根据时间的允许程度,对拟制时间进行合理划分,通常区分为准备阶段、拟制时间和印稿时间。拟制评估报告过程中,可对评估原始数据进行分组共享,并适当控制分组数据的权限,还应当对引用评估数据进行反复验证,防止数据出错或运用不合理。

科学提出合理化建议。提出作战方案评估的相关建议,是作战方案评估报告拟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依评估结果提出,也可围绕指挥官关切提出,还可提出修订完善建议。依据评估结果,可根据作战方案评估的内容,逐项逐内容地提出相关建议,建议应逐步由粗到细。围绕指挥官关切,要在对评估数据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用评估结果和数据解答指挥官的关切和疑惑。提出修订完善建议,要针对作战方案的不足或缺陷,提出合理化的完善建议,供指挥官参考。

透视智能化作战保障需求特点

■李建平 王树亮

前沿探索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军事领域“制智权”的争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间新的焦点。智能化作战已由单纯的以“智能弹药”为主的打击方式智能化,进化到以“无人、自主、分布”为标志的侦察感知、指挥决策、行动控制及作战评估整个作战流程体系的智能化。新的作战行动及样式,必然带来相应保障方式的变革,智能化作战保障呼之欲出。智能化作战保障,隶属于智能化作战范畴,是在智能化作战形态下,军队各级指挥机关以智能化的网络信息体系为依托,在各种智能技术的支撑下,为满足智能化作战需要而组织实施的直接服务于作战行动的保障。

广域、实时、精准侦察感知的智能化保障需求。随着现代战争范围的扩大、节奏的加快、空间的拓展,战场态势及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依靠传统人工探测及数据处理方式,难以满足全地域、全谱段和全过程的战场数据感知要求,大量“战争迷雾”将影响指挥官对情报信息及战场态势的实时、精准研判。为

此,需要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采用智能传感与组网技术,广域快速部署各类智能感知节点,全天候、不间断获取战场信息数据,并面向任务主动协同探测,构建透明可见的数字化作战环境;依托数据挖掘、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技术,开展多源情报融合、目标自动识别、战场情况综合研判,帮助作战指挥人员理解和刻画全局战场态势图,以便其实时地掌握战场态势、战场环境情况及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智能化侦察感知保障的运用,将极大降低联合战场中态势及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提高保障的时效性和精准度。

科学、高效、精细指挥决策的智能化保障需求。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联合的跨域一体战,作战决策对保障的预测性、时效性和精确性提出较高要求。如何通过掌握的当前战场态势,科学预测敌方未来行动,如何快速地从大量目标中作出选择并精确匹配作战力量,如何精细测算弹药消耗、后勤物资需求,并科学预测打击(或干扰)效果,等等。解决好这些问题,仅依靠指挥官个人经验、判断和直觉的“概略、粗放”式的保障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联合作战的需求。利用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云计算服务等人工智能

技术,有助于补偿人类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将极大提升情况研判、趋势预测、任务规划、方案评估、计划生成等智能辅助决策能力,真正实现作战指挥由“以人的经验为中心”向“以数据和模型为中心”的智能决策保障方式转变,促进指挥艺术与技术的高度融合,从而加快指挥周期,夺取“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链的主动权。

自主、分布、协同行动控制的智能化保障需求。随着作战空间向特种空间(如高警戒空间和洞隙空间)拓展,以及无人式、分布式、跨越式等作战样式的广泛运用,对行动控制的保障需求越来越呈现出“自主、分布、协同”等智能化特点。为此,应发展自主化作战保障装备,依托地面、空中、水域等无人平台,搭载智能化、多元化的任务载荷,代替有人操作,遂行各种危险性高、难度高的作战保障任务。实施分布式聚合保障,分布式作战条件下,基于高度智能的指挥控制系统,可对广域分散的各类保障力量,进行统一协调控制,适时集聚智能、协同保障,减少系统区隔、条块分割、地域限制带来的麻烦和浪费。加强行动协同的智能保障,依托智能指挥系统,自主制定与验证本级

协同动作计划,控制多类无人系统(如空中“蜂群”、水中“鱼群”和陆上“狼群”等无人作战集群)、有人系统与无人系统,指挥官可按照战场态势变化,调整行动计划,实时协调作战行动,使诸多力量协调一致地实施作战行动。

快速、融合、精确作战评估的智能化保障需求。及时准确的作战效果评估,是指挥官实施正确决策与协调控制的基础,是精确作战和精确指挥的重要体现,是实施后续作战的依据。对战场评估的保障,一方面需要对星载、机载、舰载以及地面各类侦察平台获取的光学、电子等多源目标跟踪信息进行快速融合,获取完善的战场目标毁伤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大量的战场目标毁伤情况进行整理、比对、分析,从而得出结果。受技术手段限制,传统评估主要采取基于作战效果的概略群体定性分析方法,无法适应战场“OODA”链路的快速循环需要。为此,需要依托智能评估保障系统,在打击行动实施的同时,能够自主完成多手段打击效果评估信息的采集汇聚、分级分类,进行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比对,从而精准获得即时打击效果,以辅助指挥官果断结束打击行动或再次进行打击行动循环。